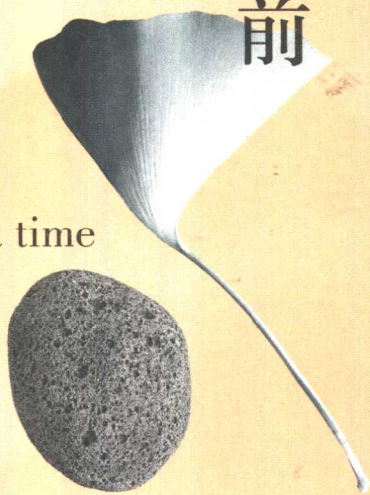


董桥自选集

从前

once upon a time



从前

董桥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前/董桥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 
2002.10

(董桥自选集)

ISBN 7-108-01730-X

I. 从… II. 董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9842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  
封面设计 陆智昌  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  
邮 编 100010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 
印 刷 北京市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 
200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875  
字 数 103 千字  
印 数 00,001 - 12,000 册  
定 价 16.00 元

我扎扎实实用了几十年，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，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，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。

——董桥

董桥 福建晋江人，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，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做研究多年，又在伦敦英国广播电台中文部从事新闻工作。现任香港《苹果日报》社长。先后曾任香港公开大学中国语文顾问，《明报》总编辑，《读者文摘》中文版总编辑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主任，《明报月刊》总编辑，香港美国新闻处“今日世界”丛书部编辑。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，在港台及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杭州、成都、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。

## 董桥自选集

- 从前
- 品味历程
- 旧情解构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 刊行



# 自序

美国小说家 Carson McCullers 说散文合该潜藏诗性情，诗倒要呈现上乘散文的清亮和通达。我三四十年前读她的书，故事缥缈，人物幽远，难忘的是笔下沉实的轻愁和料峭的温煦，隐隐然透着帝俄时代那些风云巨著彻骨的清气，像酒，像泪。

我去年下半年为台北《壹周刊》写了三十几篇忆往小品，依稀体会到她想要的境界。我顺着营造小说丝丝缕缕的敏感追寻走过的从前，烟柳拂岸，暮云牵情，笔底斑驳的记忆和苍茫的留恋，偶然竟渗出一点诗的消息。起初写的总嫌隔阂，融不进我要的氛围里，这本书不收，补上一篇给《中国时报》写的《旧日红》凑成二十九篇。



文章实难。十二月中旬写到最后两篇了，我在北京拍卖会上买到乾隆年间大学问家伊秉绶的一柄扇子，画岁寒梅竹，写咏梅旧句：“生性禁寒又占春，小桥流水悟前因；一枝乍放雪初霁，不负月明能几人！”那是张学良先生定远斋的旧藏，画得古秀，字也苍郁，那首诗更是句句玄机了：前因俱在流水小桥间，我未必都参悟得出；雪前雪后绽放了单单薄薄一枝心香，琐屑的这样一本《从前》，兴许不致过分辜负那一抹旧时月色了。

二〇〇二年一月六日夜半

董楷 一挥



# 目 录

自 序 —— 1

旧日红 —— 1

云 姑 —— 9

耳 语 —— 15

念青室情事 —— 23

戴洛维夫人 —— 29

古 庙 —— 37

风萧萧 —— 45





南山雨 —— 53

初版水仙花 —— 61

寥 寂 —— 69

玉玲珑 —— 77

榆下景 —— 83

雪 忆 —— 91

谍 影 —— 99

石头记 —— 107

砚香楼 —— 115

湖蓝绸缎 —— 123

西贡沉沦 —— 131

椅子上的花环 —— 139

四季草 —— 145

流 言 —— 151



宝寐阁 —— 159

灵 光 —— 167

伦敦七六冬天 —— 173

虚构的风采 —— 179

南湖；芝瑛 —— 185

师山庐 —— 193

念奴娇变奏 —— 201

字里秋意 —— 207



## 旧 日 红

我 偏偏爱说我是遗民。近日坊间邂逅几柄漂亮的旧折扇，  
阮性山民国三十六年画梅花的那柄题了集句七绝：“短  
墙缺处插疏篱，始见寒梅第一枝；独有高人爱高洁，为渠费尽雪桥  
诗。”另一面郭若愚一九四四甲申夏天画的也是墨梅，只题“庭空  
月无影，梦暖雪生香”；右下角钤了一枚白文方章“梅清石瘦斋”。  
这样的风月当是遥远的绝响了。寒梅清幽，灵石清癯，配起时下这  
满城新潮和满街俗物，不啻在老橡树上系一根黄丝带，浑似千瓣  
心香。

劫后的意识形态，值得依恋的正是这些残留的旧时月色，跟  
卧薪的忧郁倒是没有干系了。不必效魏国管宁之安复社稷，不必



效徐广收泪抱怨“君为宋朝佐命，吾乃晋室遗老”，那些都是末期政治消渴病人，喜欢隔帘偷窥新贵的宠妾，为了撩来翩跹的绮思。文化遗民讲品味，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；急管繁弦杂梵声，中人如梦又如醒；欲知此夜愁多少，试记街前长短更。老家收过一幅赵眠云的字，录的是谭延闿这一路诗作。那光绪进士谭组庵当过都督、当过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、当过行政院长，这些诗的趣味远比他的宦海格局高得多了。他的法书先学刘石庵，中年专意钱南园和翁松禅两家，晚年参米南宫，比他卖字的弟弟谭泽闿的墨迹稀世。我只有一柄谭延闿写的扇子，写书中仙手李北海刻碑并非世上传说是亲手刻的，猜想是家里有刻工专为他刻，“古刻工皆妙手人也”！小小箑头天高地大，字字骨力雄厚得惊人。



我一九六〇年夏末辞别老师亦梅先生到台湾读书。一九八〇年我从英国回香港做事，老师已经离开印尼万隆回厦门定居



了，却常过来香港和满堂子孙欢叙天伦。八十二三了，一身铜皮铁骨硬朗得要命。一年孟冬，老师来香港过年，星期六下午到我家聊天，说起他早年镇宅之宝王冕墨梅册页，近来有人出美金高价要买，弄得他心绪不宁。那本册页我一九五八、五九年在万隆煮梦庐里翻过好几回，还经老师逐页给我指点，册页所附历代文士的题咏后来也都影印在老师诗集的附录里，八成以上我都背诵得出。我劝老师不要卖，老师说：“这已经不是第一回的诱惑了。你该还记得萧姨吧？她千叮万嘱要我留给子孙。斯文都扫地了，留一件是一件，她说。”

萧姨跟老师同龄，长年穿着浅色丝绸旗袍，花白的头发梳得丝丝服帖，圆圆的发髻永远插着一枝翡翠发簪，宽宽厚厚油绿得谁也舍不得雕琢，只沿着四围阳刻一道细致花边。我忍不住赞美两声，萧姨乐透了：“傻小子，这叫大雅不雕，内府的上好水种啊！等你讨个俏媳妇儿萧姨送你做聘礼！”她是苏州人，嫁给一位华侨巨富，守寡多年，家业靠成材的独子张罗，那几年越发火红了。萧姨天天拜佛画画吟诗吃燕窝，细腻的粉红肤色衬着精巧端庄的五官，简直钱慧安的淡彩工笔仕女。



老师说，上海当年有个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团社叫星社，社里骚人墨客都是萧姨父亲的诗友画友，萧姨家里藏了一柜子清末民初大小名家的精品。一天下午，老师刚在书房里给我改好一首七律习作，萧姨来了，顺手拿去一看，夸我终于摸出旧诗的窍门：“轻愁写得够古秀了！”她那天兴致好，硬拉老师和我到她家喝下午茶。万隆天气四季清新微冷，萧姨一身粉蓝旗袍，套上一件薄薄的墨绿毛衣，连老师都说她标致：“冷艳全欺雪，余香乍入衣……”没等老师念完，老美人先白了他一眼：“老豆腐馊了，还吃！”



萧姨家在城郊幽静的斜坡上，深院大宅四周花木万千，像个小植物园。正宅是荷兰洋房，大厅正中挂着颜文梁一幅大油画，画江南水乡人家，浓浓的油彩抹成粗粗的笔调，远观竟成一片迷蒙的雨景，石桥两边的树影人影都在动，小船过处，滟潋的灯影顿时浮起宋词元曲的娇韵，老师笑说：“那小窗里该是小红低唱之处



了！”萧姨接着轻轻念出好嗲的苏白道：“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。”她指着偏厅墙上瘦瘦长长的条幅对我说，“你看那上面不就题了松陵赵眠云吗？”

赵眠云以收藏折扇两千多柄出名，吴江老家原是富户，从小享尽荫下之福，天天过着旧社会裙屐风流的雅士生涯。到了家道中落，夫人中年下世，只得离开上海迁回苏州，境遇越见窘困，卖字卖画换饭吃，咳嗽、气喘、脚肿，负病多年，终于支持不下，一九四八年四十六岁去世。听说，萧姨娘家跟赵眠云熟，跟鸳鸯蝴蝶派作家、画家、书家也熟。我在她家后园书斋春绿馆里果然看到不少张善孖、陈迦盦、陶冷月、陈巨来、朱其石、钱瘦铁、江小鹤的作品，还有严独鹤、蒋吟秋、范烟桥、程小青、徐枕亚的书画扇子。

萧姨誊录了一小本藏品清单和书画家生平，亦梅先生觉得有些参考价值，要我借去抄录一份，我用复写纸抄了两夜，自己留一份。七十年代，我在伦敦的学院图书馆里借了许多鸳蝴小说消遣，翻出那份清单，竟像旧爱重逢，亲切极了。这几十年来混迹市廛，心境迟暮，寄情玩物，收了印石、竹刻、砚台、玉器，收字画，收折扇，那份清单虽然残破模糊了，心中倒是印得深深的，碰到萧姨春



绿馆里那些似曾相识的簷头姓名，总是横不下心任由他们流落坊间。文化遗民的痴想显是越老越浓了。

去年早春，开书画店的朋友收到一柄黄淡如的淡彩工笔张騫泛槎图折扇，品相大佳，我又想起萧姨手头那柄浪子燕青夜会李师师的细笔扇子，但见浪子脱膊露出身上刺青，那妖艳娘子尖尖玉手轻轻摸他蓝蓝的花绣：“黄淡如画人物是一绝，这把艳画还是先父托王西神向黄淡如求来的！”萧姨说。我年少迷恋《水浒传》，只顾把玩半天不忍释手。“傻小子，这把不能给你，”她说，“萧姨改天写信到上海找人请房虎卿替你画一柄武松打虎！”我到现在还只买到房虎卿两柄折扇，一柄画清秋佳品，一柄画云龙山虎，心中暗怨萧姨当年敷衍我。



那个星期六下午，我问亦梅先生萧姨还常不常来信？老师说她两年前下世了：“春绿馆里那批书画也全泡汤了！她儿子是读洋





学堂的生意人，不懂这些国粹，苏州有个远房亲戚说是可以卖个好价钱，她儿子真的全运回去，一年后结账，存了五千块人民币在银行，要她儿子随时回国去花。天下还有这等便宜事！”老师频频摇头叹息，“那里头有仇英，有董其昌，有王翬，有八大山人，有虚谷，有罗聘，有伊秉绶！萧姨头上那枝翡翠发簪倒在美国卖了好几万美金。那叫春风又绿蕃国岸！你知道那春绿馆取的正是萧姨宝爱那枝翡翠的心意吗？”

我知道的事情少得很。老师和萧姨那一代人一走，月光下的茶也凉了，害我这样的半吊子旧派人熬过了大半个世纪还嫌自己旧得不够地道。上海画家程十发书画价钱一路上升，他的簷头花卉人物画得很好，录些古诗词也疏秀妍雅；偶尔追求政治正确，扇子上竟抄了鲁迅的诗，上款还称呼人家为同志，实在扫兴。我还有—柄施浚伊画给郑慕康的山水小折扇，笔意苍劲遒丽，古拙幽深，字的那一面忽然录上毛主席的一阙清平乐，填得虽好，毕竟因人毁掉这柄传统艺术品的八分古意！

六年前丙子除夕，邻居琴翁上海倦游归来，送我一柄朱镜波—九二七丁卯年画的桃花扇，胭脂斑斑，枝叶萧疏，题识也多。丑